

『文化记忆·民族村落』丛书

主编 索晓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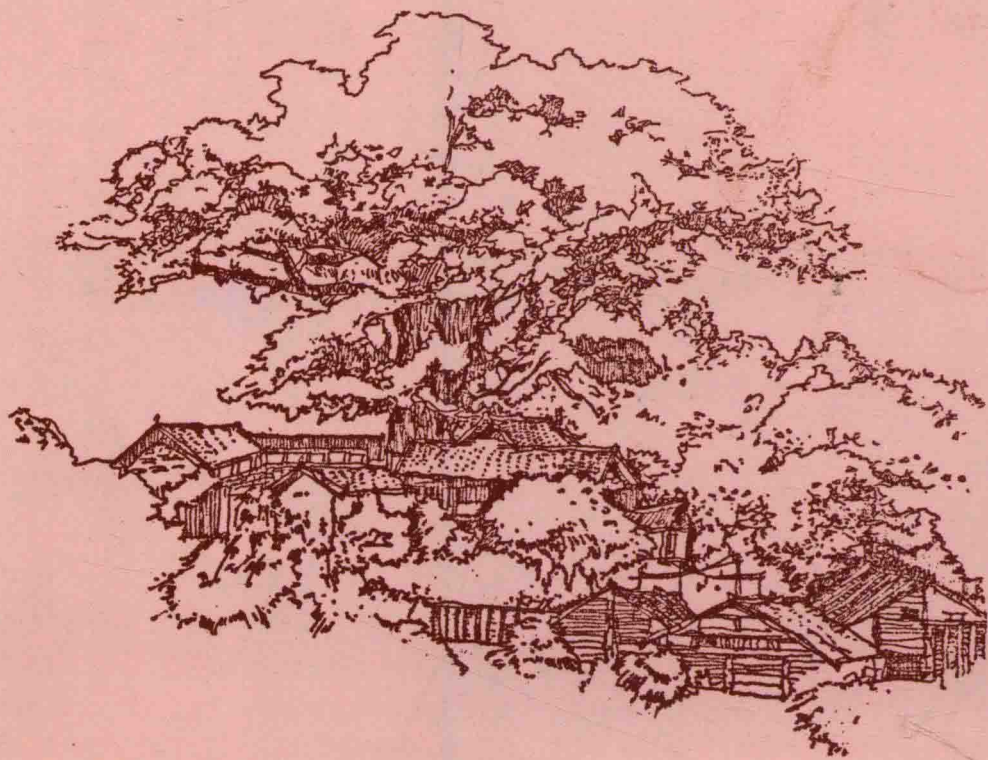
传统
与
现代

生活节点上的古村

坝
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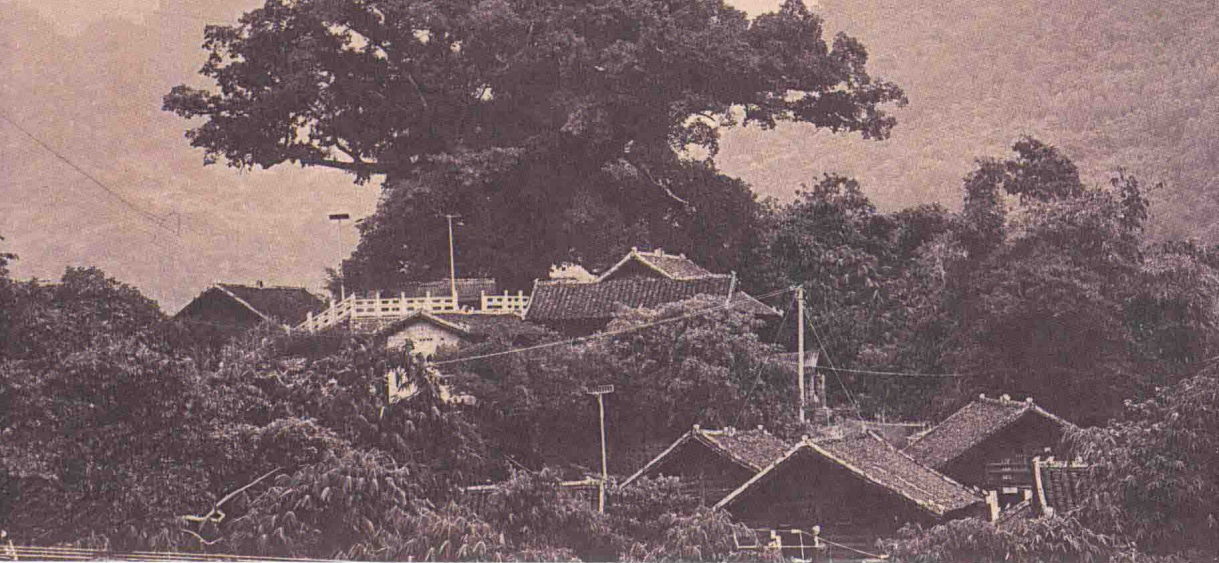
B A P A N

陈茂荣◎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非
外
借



『文化记忆·民族村落』丛书

主编 索晓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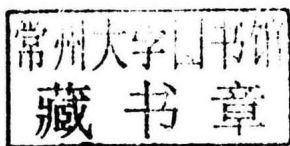
传统
与现代

生活节点上的古村



B A P A N

陈茂荣◎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传统与现代生活节点上的古村:坝盘/陈茂荣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221-14168-2

I . ①传… II . ①陈… III . ①村落—介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IV .

① K92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4786 号

责任编辑:张良君 代 勇

装帧设计:刘 津

封面绘图:张锦玉

传统与现代生活节点上的古村——坝盘

陈茂荣◎著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1/16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9.75

书 号:ISBN 978-7-221-14168-2

定 价:38.00 元

本书获“2014年贵州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徐 圻

副 主 任：苏 桦

主 编：索晓霞

执行主编：张良君

编 委：索晓霞 苏 桦 谢丹华 张良君

陶渝苏 朱怀连 陈茂荣 贺明卫

王 琴 晏顺丽 向永琼

序

话说村寨

◎ 彭兆荣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索院长嘱我为其主编的贵州古村寨系列作序，我不能拒绝。对她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对我不能，因为记忆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贵州，那是我生命遗产的一部分；对民族村寨也不能，因为我跑了好多年贵州的村寨，也跑了好多贵州的村寨。

这一套丛书写得很有特色，最大的特点是以作者与村民的对话为线索，所以有了本序的“话说”：既有村民“言说”自己的村寨，有作者“访问”中的村寨，有“访谈”对话的设计，有时代语境的特殊“词汇”，也有序者对心里尘封老照片的历史“独白”，当然还有“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后续……

所有的人都明白，言说是人类最为本真、最为通常的一种交流和表达方式。学术界曾经对“口述”做过考古测定：人类最迟在大约旧石器时代中期时，发声器官就已经进化得比较完善。也就是说，人类相对复杂的口头交际也就产生了。而这是距今大约 10 万年前的事情。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在口头表述方面遗下了各种各样的言说“音声”和“语词”：人们劳动时所发出的“哼呀嗨哟”，据说是劳动的音像；有人说这是“诗歌”的渊藪。有人说，声音是自然的发凡和模仿，是为“人道”，诚如《礼记·乐记》所云：“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

人们所熟悉我国古代的“论语”，是孔夫子教学的一种方式，于是，“子曰”拉开了正统中式教育的序幕。现代的人们又将“话语”挂在嘴边，心里想的却全是政治“权力”。其实，中国古来就有这样的政治。《礼记·乐记》就有：“声音之通，与政通矣。”

恰巧，在近时的遗产事业中也将“口头传承”当成一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样态。当代学术界也在热烈讨论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学者们将人类的“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对立进而反思，通过对口述/书写“知识考古”的梳理，发现两种表述形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话语”权力和历史叙事。也因此，重新重视口头传统也包含着对书写权力抗争的意味。

相比较而言，人类的“书写”原来只不过是口述先祖的“后裔”。只是，一俟书写方式出现，尤其是被国家政治所相中，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书写便成为表述权力的“注册商标”，并在“知识话语”的权力格局中形成了“区分与排斥”隔离规约，口述性表述方式按照既定的规则被区分、被排斥。这样，口述传统也就被挤兑到了民间俗文化的偏僻角落。

然而，文字表述的权力化“定格”，将口述传统中的鲜活特性扼杀殆尽。鲁迅先生曾以此为论题有过一段精彩的考述：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为民间物，文人取为己用，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杨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明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鲁迅书信集·致姚克》，1934年2月20日）

从此看来，“书写过程”原来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共谋“弑父”的过程，而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自残”。

人类学素以研究“过去”的村落为己任。研究对象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族群，“口头叙述”遂为重要的认知来源。因此，与他们的“口头对话”也成

为民族志“田野”范式的组成部分。在当今的实验民族志中，口述史时有被视为一种对“生命史”关照的对话方式。可知，“话说”原来并不简单。

这也提醒人们一种反思的维度：即口述更多属于“底层人民”发出的声音和习惯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真正认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论断，那么，就要到社会基层去倾听人民的声音。本着这样的反思性认识，今天的许多学者自觉地来到人民的基层生活，索院长带领着她的团队正是秉承这样的原则：到民间去，到民族村寨去，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去了解“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

正是藉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底层口述性历史资料也逐渐引起学界方法论的思考。传统既定的学科开始有了新的“整合”。今天，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们已经开始联手研究底层人民一代代传递下来的口述历史，并通过这样的研究确立新式的“知识谱系”。学科、学术、学者也正在尝试着“联袂出演”的新剧目。

口述有其独特性，其中之一在于即兴口占的灵活性、现场性和创造性。它是鲜活的，是个性的，还是变化的。从研究角度，口述只是考据的一种“证据”，虽不可视之为唯一，却是当然不可或缺。对于纯粹的客观主义而言，它只是民间的表达；或许换一个场合、场景，或一位受访者，他们又有故事的“新版本”。这不奇怪。生活常新的景观也正反映在了这一个个故事版本的连缀之中。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那里栖息着许多少数民族和民族。村寨是他们的家园。对他们而言，“家”是一个最具实体性、最有归属感的社会基层单位，无论是世居的还是迁徙的族群。同时，也是一个代际传承的遗产附着地。虽然“家-家园”的概念和意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也不稳定，但从不妨碍“村落家园”是特定民族、族群人民生命和生活依据、依存、依附的归属之所。特定的人群是特定村落家园的主人。因此，由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最为本真，也最为权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立“家园遗产”的概念，它是人类遗产原初纽带，也是时下人们经常使用的“原生态”的根据。虽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遗产已经从地缘的、世系的、宗教的等范围上升到所谓“突出的普

世价值”的层面，成为“地球村”村民共享的财产，但它也在同时强调，任何人类的遗产都要返回具体的“原乡”。那才是故事的原初地、始发地。

当笔者手捧着这一套沉重的书稿，心情也是沉重的。因为，其中的一些民族村寨我曾经走访过。他们中有我的朋友。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或许不识文字，却固然不乏讲述自己过去故事的本领。耳畔，乡亲们娓娓诉说仍余音袅袅。他们的故事常常这样开始着：“古老古太……”，这样的“摆古”何尝不是一部民族和族群口述史的开始？要真正了解他们，何尝不从听他们的“心声”开始？

今天，我们回归最古老的口述，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古村寨保护行动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访谈的方式共同诉说家园变迁的历史。

如果你是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如果你热爱这一块土地，请听听他们和我们的故事吧。“故事”本来就是历史：history—his story。

是为序。

2016年12月1日于厦门大学

〔一〕

贵州有许多与山水相依的老寨子

远远地看上去，很美

贵州的山貌多姿，有高原的雄奇，有山地的灵秀，有峡谷的浩荡，有洞穴的深幽，有山与水的交响……

贵州的山景多色，有四季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绿，有满山遍野的杜鹃红梨花白桃花红菜花黄，有大瀑布旁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高原湖泊映照天空的碧蓝与金黄，有云雾变幻大山的妩媚与多情，有十里不同天的东边日出西边雨……

贵州的山寨多样。这种多样与山貌的多姿有关，与山景的多色有关，与文化的多彩有关。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18个世居民族，聚族而居，成为传统，因此，贵州高原上，分布有苗族的寨子，布依族的寨子，侗族的寨子，水族的寨子，瑶族的寨子……贵州高原，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因此，这些古老村落，有的建在山顶，有的选在山腰，有的落在山脚，有的守在湖边。过去，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这些老寨子沿袭着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传承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村民们说着自己民族的语言，穿着自己传统的民族服饰，过着自己传统的民族节日，与天地共存，与山水相依，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村落文化，创造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地理景观。

远观这些古老的村落，山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美。这种美与雨后的云雾缭绕有关，与黄昏的落日余晖有关，与梯田里天空的云彩有关，与月夜里婉转多情的歌声有关，与独特的建筑样式有关……过去，外界对这些古老的村落知之甚少。偶尔，晨曦侗寨里的炊烟，黄昏田坎上的老农，吊脚楼上梳妆的少女，梯田里天空变换的倒影，秋日里禾架上稻谷的金黄，节日里族群妇女华丽的服饰、集体的狂欢、神秘古老的仪式，被那些不怕山高路远的摄影家用镜头捕捉，被那些被感动的艺术家用绘画、歌舞进行创造与呈现，被学者们用文字进行生动地描述。那时，这些寨子犹抱琵琶半遮面，藏在深闺人未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寨子远在天边，神秘，遥远。远远看过去，很美，但很难触及。

〔二〕

贵州有许多古老独特的寨子

走近了解，很魅

以前，交通不便，“望山走死马”，能走进老寨子的外人不多。加上语言的障碍，能够走进去了解的人更是少数。如今，路修通了，村里能看电视了，互联网进村了，人们开着车进寨子容易多了。

老寨子有许多古井、古树、古路、古桥、古屋，古老的民俗，老物件是老寨子的历史记忆。走走看看，拍拍照片，只能对这些物事留下些景观的记忆。如果有时间，如果住下来，与寨子中的老人们聊聊天，你会发现，那些井，那些树，那些桥，那些屋，那些民俗，都有看不见的魂。不仅如此，如果你呆得够久，如果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会发现，老寨子里面有许多看不见的老故事，这些老故事有创世神话，有鬼神传说，有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小人物的人生传奇，有人与自然的对话，有生与死的理解，有爱恨情仇的激情，有生活的大智慧，有生存的小心机……这些老故事与天地相关，与历史相连，与山林相系，与河流大地密不可分，与寨子中的人紧密相连。也许，鼓楼下闭着眼睛晒太阳的老人是村里的大巫师，村里百科全书似的活字典，全村人的精神领袖；也许，

在与村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村里某某，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子的投胎转世；当你追问某栋房子的门为什么被封堵？有人会告诉你“门朝洞，鬼来弄”，然后你会听到一段关于房主家的奇异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山洞、村中一个看似平常的水塘，却藏着一场火灾的故事和相关的禁忌；修在村头的风雨桥不仅仅是给村民休息，还有锁住风水的保佑大家五谷丰登的美意……一个民俗活动，背后都有一系列故事。这些老故事是这些寨子的魂，也是这些寨子的根。

村落不仅仅是物质的构成，赋予这些物质以意义的，还有看不见的精神世界。老故事是老寨子的精神世界，它们藏在山林里，藏在溪流中，藏在山洞里，藏在绣衣里，藏在四季的更替里，藏在生老病死的仪式里，藏在老人的古歌里，藏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它们与那些村寨中的古树、古街、古井、古桥、古屋、古民俗等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和它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鲜活的村落故事……

“山林是主，我们是客”。他们靠山吃山，山是他们生存的依靠，但他们对自然山水充满敬畏，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他们用他们文化的方式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的堂屋供奉有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他们敬天地，爱国家，敬祖先，重师长。“饭养身，歌养心”，他们对生命充满敬畏，他们追求身心的平衡。他们在自己民族的传统中找到文化的归属感和身份感。

山给他们提供了庇护，山也造就了他们坚韧、执着、淳朴、豪放的性格，他们与山唇齿相依，他们筑屋，建寨，修路，他们开荒，造田，植林，他们创造出了稻鸭鱼一体的生态农业，他们栽岩盟誓共同保护山林，古老的村落与自然浑然天成，构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

老故事让这些村寨有了历史的深度，有了文化的源头，有了时空的广度，也让这些老寨子有了与当代对话的高度。

如果你走进寨子，如果有机会了解寨子的古老故事，那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城里人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也许，你会收获感动，收获震撼，收获沉思，收获惊喜……

〔三〕

贵州许多老寨子的文化记忆

正在渐行渐远

世上没有绝对抽象的文化，只有面对具体的人（人群）或物（事件）时，它才是可以理解和被感知的。村寨，是我们了解、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基本也是最鲜活的小单元。

村寨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我们将需要了解的事物放置在这个有机的系统中，对它的理解才是真实的准确的。不仅如此，村寨与它所处的自然生态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我们认识这些有着久远的传统和历代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的文化时，也必须将村落放置在它的自然生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贵州有许多老寨子，它们被人们描述为“文化千岛”“散落在贵州高原的珍珠”。这些老寨子，是贵州高原开出的文化之花，是构成多彩贵州的最小的人文地理单元，是贵州民族文化的活态基因，村寨中的老故事，是贵州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文化记忆。可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年轻人的外出，这些文化记忆正逐渐消失。

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列入国家名录予以保护。截止到2014年，全国共有2555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名录，贵州省有426个传统村落入选，名列第二位。当保护传统村落成为一个热词被广泛关注时，这些老寨子作为村民们按自己的逻辑建设的生活场所，正在被外部的力量改变。

我们正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也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我们被各种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的时候，这些古老村落的文化记忆正在离我们远去。过去，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中，生活即教育，关于文化关于传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耳闻目睹，通过言传身教，不断强化，不断习得，代代相传。如今，许多年轻人去了城市，许多在家的孩子接受的是现代学校教育，课堂上的内容与乡村没有了关联，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没有了关系，传统文

脉没有了延续的后人。村落里的老故事已经被年轻人认为是过气的旧事，不值一提。

新旧更替是历史的潮流，文化的创新也是大势所趋，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深入乡村，当我们一次比一次更艰难地挖掘那些看不见的文化意义，寻找乡村的精神世界时，我们发现，村落文化正在受到城市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的滚滚浪潮裹挟下不知何去何从，许多老故事随着老人的去世逐渐消失了，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失传了。这套丛书，是我们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区文化环境保护与发展研究”时，对贵州一些民族村寨多次田野工作的一个成果，在大量的村民口述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传统，对自己村落的历史，对自己的文化的评价，虽然只是一些个体的说法，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至少，不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和外来人想象出来、杜撰出来的。

作家阿城将贵州苗族文化的研究放置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长河中，在《洛书河图》中，他通过造型解读认为，苗族服饰图案直接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

我们希望，这些被记录下来的老故事，能给寻找乡愁的游子留些记忆，给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留些口述的历史。

当口传的文化意义失传时，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村落所做的记录，为后人了解、理解这些古老的村落留下些在场的记忆，为外人了解贵州高原上的文化传奇和文化的多姿做点我们小小的努力。



有幸为读者奉上《传统与现代生活节点上的古村——坝盘》这本小书很高兴。说是“有幸”，是因为截至今天为止，我还能通过鲜活生动的视觉影像，来形象直观地介绍与阐释贵州民族地区深沉厚重、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展示普通的、古朴的乡村，展示普通的、淳朴的老百姓如歌一般的生活。

古老的民居——那凝聚于空间的历史；古老的歌谣——那流淌了千万年的历史；斑斓精美的服饰——那镌刻于人身上的历史和关于历史的艺术……它们古老，因其古老而灿烂辉煌；它们古老，却又因其古老而沉重斑驳……

但，我们明天还能看到这古朴的村寨，这古朴的风习，这古村寨中古道热肠的人么？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今天，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

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深居在内陆的我们这片山国中各个民族的群落，其生活方式与传承了千百年的古老文化，正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信息社会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的猛烈的抽打。如今，在如坝盘这样宁静的乡村，白色的瓷砖正在肆无忌惮地侵蚀着她祥和古朴的风貌，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历史与文化的老屋、歌谣、服饰、礼俗、亲情以及一切既往的生活的传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淡出”我们的生活，有的在 overnight 之间就成了真正的历史……

我们无疑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在信息时代高度物化了的生
活与传统的精神之间，我们无疑充满了矛盾。在必须走向现代的
今天，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文化？

结论不可能一律，奉献给读者们的这本小书，也不是一支对行将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某种传统的挽歌，但笔者希望通过《传统与现代生活节点上的古村——坝盘》中这些记录文字与村寨尚存的图像，加深读者对黔西南布依族乡村历史与文化的知悉与印记。



